

中国挑战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六

[John Price](#) / 2022 年 1 月 16 日



从嘉陵河对面眺望重庆中央商务区。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本系列的前五篇文章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圈在攻击中国时的虚伪和种族主义，挑明了五眼间谍联盟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根源。

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中国逃之夭夭。

政见和观点各不相同的各类政治群体都在围绕中国在新疆和香港采用压迫手段这一议题展开讨论。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传统，如果有的话，还剩下多少？[1] 我们所见的是否只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2]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资本生态陷阱，不可逆转地与频频危及地球的全球资源掠夺性开发制度捆绑在一起？[3] 中国是一个新的帝国吗？

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用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分析外交政策，要求我们摒弃普世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

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和印象。

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近期发展的规模也许可以成为一个起点，帮助我们观察今天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1968 年，我乘坐日本的高铁新干线，从东京到神户。一个 18 岁的小伙子，我被震撼到了。

2000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列车。仅仅八年后，也就是 2008 年，我坐上了中国第一列从青岛到北京的动车，这是为夏季奥运会而建的，令人耳目一新，虽然青岛的火车站仍旧古老。

今天，中国运营着超过三万公里的高铁轨道，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2019 年，中国制造的车辆（2572 万辆）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还要多。[4] 全世界超过一半的水泥是在中国生产的。2020 年，中国制造的粗钢占世界总量的 57%。中国的能源消耗几乎是印度的五倍，清洁能源项目正在迅速增加。

今天我们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时，需要增加视图设置的选项，对规模进行一些额外的加工转述，无论这种加工的结果是好是坏。

中国人口为 14 亿。这意味着重大的经济变化必然会带来巨大规模的影响。理解这样的问题需要运用比较的视角。例如，尽管在中国运营的汽车数量大幅增加，但加拿大每个家庭的私家车数量是中国的三倍。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的“经济奇迹”现在也赋予它世界上最大的生态足迹，但按人均计算，加拿大人的电力消耗是中国的三倍。[5]

像大多数社会变革一样，变革产生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联合国秘书长 2019 年曾宣告，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同时帮助八亿多人口摆脱贫困 -- 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抗贫成就”。

然而，中国的女权主义学者报告说，性别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政治领域存在玻璃天花板。听起来耳熟吗？

正如日本的快速增长在三十年前引发了大讨论一样，中国不断增速的发展在国内外都引发了大量争论。[6] 世界上新兴的超级大国是否完全转向了资本主义？现在的工人受到的剥削是更多还是更少了？农村发生了什么？国家和共产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生态学：噩梦还是模型？

最近，中国的生态有了很大改善，这将有助于减轻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根据 2020 年《柳叶刀》的一项研究，太阳能发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年增长率为 26.5%，到 2019 年将上升到 26.8 吉瓦的新装机容量。

与此同时，对低碳能源的投资现已达到化石燃料投资的九倍（从 2008 年的 1：1 比例上升）。2018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就业人数达到 410 万，该行业现在中国的用工人数已经超过化石燃料开采业。

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严重的空气污染也有所下降，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城市年平均颗粒物浓度降低了 28%，每年过早死亡人数减少了九万人。[7]

然而，中国目前的人均足迹，如果用它作为全球标准，将需要 2.3 个地球来维持。更重要的是，增长模式创造了反馈循环，迫使各国增加足迹，而不是考虑反向的政策。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当前的能源危机，由于煤炭成本的上涨，中国二十一个省中有二十个省发生工厂被迫停工。尽管中国正在努力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煤炭能源仍占了中国能源的 50% 以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结束时在格拉斯哥签署的协议是“逐步减少”而不是“逐步淘汰”煤炭生产，这一事实暗示了未来的挑战。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将谈判缺乏进展归咎于中国，这种说法可能会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尽管全球北方才是“排放超出地球承载力 92%”的责任方。

尽管如此，如果中国想要避免生态破坏的模式，绕开这一困扰全球北方多年的标志性难题，国家和以增长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将受到挑战。



由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在元阳市平远新区建造的住宅楼。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中国：定居者殖民国家？

1949年宣告成立的中国国家是在二十世纪全球反殖民主义斗争、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背景下诞生的。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巩固成立的国家并不是从零开始；它继承了明清时代的大部分遗产，而明清正是见证了中国走向大陆帝国扩张之路的时代。

在历史学家詹姆斯·L·赫维亚（James L. Hevia）的笔下，“清朝是多民族、多族裔、多语言的领地，包括所有曾经是明朝的中国，还有更多……当马戛尔尼勋爵带着乔治三世[1793年]的亲笔信抵达清廷时，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政治联合体。[8] 鉴于当代对中国西藏或新疆政策的批评，这段历史值得重点考虑。

的确，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历史，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应该与欧洲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统治混为一谈，欧洲定居者殖民主义产生于帝国世界，现在作为帝国的主导力量进入了它生命周期的第三个世纪。

理解中国革命的反殖民主义根源，以及它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前提是看清这些问题是如何被武器化的。例如，当日本帝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并占领中国的东北（对外又称满洲，是它的殖民地名称）时，他们的宣传一直强调这一地区从未真正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清朝在 1842 年至 1945 年间持续不断地遭受殖民主义入侵，受到伤害，继而衰落。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对于来自华盛顿的威胁有着同样的看法。为此，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与问题本身同样重要。在国家层面将这些批评武器化，比如五眼联盟合作推出的解决种族灭绝问题的决议，这种做法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专用工具，对解决问题至少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称为“少数民族”的政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9] 需要研究和学习，以避免轻率地做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又极其容易被套用在目前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战争中。与大多数定居者殖民国家不同，中国在 2008 年投票支持《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但随即又与《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拉开了距离，宣布中国没有原住民。[10] 真的如此吗？

尽管新疆问题也许已经武器化，但不能用对人口增长的简单解释来驳斥它。同样，比较框架对于那些愿意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并参与关于改革的建设性讨论的人来说是有用的。从加拿大本国漫长的斗争历史中就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教训：对待（虐待）原住民，历史上盎格鲁人对魁北克人的歧视，排斥性移民法以及顽固的系统性种族主义。

一个新的帝国？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与在全球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全球联盟和控制金融市场的美利坚帝国相比，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相形失色。[11] 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速发展意味着需要寻求获得原材料的途径、解决剩余资本的去处，以及更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这些都

是扩张主义的计划内任务，而一带一路正是实现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无法被当作美国的宣传而一带而过。

举一个例子来说，李明奇从反殖民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但真正的问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是否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圈”。阿图尔·科利 (Atul Kohli) 最近在他的《帝国主义与发展中国家》一书中指出，现在判断中国的扩张是否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新变种还为时过早，尽管中国的发展可能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中国，”他还总结道，“一直拒绝使用军事力量在国外获取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捍卫它所认为的现有边界；香港最近发生的变化是对这一事实的悲剧性提醒。

清帝国的部分地区可能在 1949 年被强行或以其他方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可能指向某一种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延续。但是，如果认为这些等同于建立在剥夺、奴役、契约劳工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欧美全球帝国的违法行为，那将是不诚实的。它也不能证明现代帝国主义的存在，尽管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 (受帝国主义侵略的) 历史作为对国家未来的警示。

中国及其各族人民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需要加以密切的批判性的关注，但现在首先需要纠正态度。正如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最近所建议的那样，要么“美国和中国努力合作，共同应对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重大问题，要么两国同归于尽，并在消亡的过程中搭上世界上其它的国家一起坠落。”

加拿大政府需要做出选择——是坚持怂恿美利坚帝国，还是退后一步，警告美国不要冒险。

这难道不是朋友应该做的吗？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加拿大定位》 (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 (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月刊评论》 (Monthly Review) 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方便读者查阅，包括 “China 2020,” Monthly Review 72, no. 5 (October 2020), and “New Cold War on China,” Monthly Review 73, no. 3 (July-August 2021).

[2] 参见 Yun Wen, *The Huawei Model, The Rise of China's Technology Gia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20), 184-191.

[3] 资本生态陷阱的概念源于 L. E. Eckert, N. C. Ban, S.-C. Tallio, and N. Turner, “Linking Marine Conserva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irst Nations Free Themselves from Externally Imposed Social-Ecological Traps,” *Ecology and Society* 23, no. 4 (2018).

[4] “[Car Production by Country 2021](#),”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accessed December 11, 2021. Statistic from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s, 2019.

[5] 了解更多的比较视角，参阅 XuGuang Wang, Liang Yan, XiaoGuang Zhao, “Tackl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 through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O2 emission: an ARDL approach,” *Quality & Quantity* (February 2021).

[6] 作为起点，可参照注释 1 中的参考资料。

[7] Wenjia Cai et al., “The 2020 China Report of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Health Policy* 6, no. 1 (January 2021): e-64.

[8]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31.

[9] Xiaohui Wu, “From Assimilation to Autonomy: Realizing Ethnic Minority Rights in China's National Autonomous Reg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 55-90.

[10] Michael C. Davis, “China &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Tibetan Case,”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y 2014).

[11] Jodi Kim, *Ends of Empire: Asian American Critique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Gerald Horne, *The White Pacific: US Imperialism and Black Slavery in the South Seas after the Civil Wa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Jodi A. Byrd, *The Transit of Empire: Indigenous Critiques of Coloni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Setsu Shigematus and Keith L. Camacho, *Militarized Currents: Toward a Decolonized Futur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For US imperialism in the Pacific, the sources provided are among the important works in this field.

